



溯源·创作·愉悦·读书

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典藏书系
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谢华良

五个不一样的故事

薛涛 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溯源·创作·愉悦·读书

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典藏书系
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谢华良

五个不一样的故事

薛涛 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五个不一样的故事 / 薛涛著. — 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3.4

(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/ 袁炳发, 谢华良主编)

ISBN 978-7-5385-7307-7

I. ①五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47845号

五个不一样的故事

薛涛 著

出版人 刘刚

策 划 师晓晖

责任编辑 师晓晖 于德北 冯晓红

封面设计 李岩冰 董晓丽

封面绘图 刘瑶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 / 32

印 张 6.875
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邮编: 130021

电 话 0431-85640624

网 址 www.bfes.cn

印 刷 长春市东方票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385-7307-7

定价: 2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10

目录

001	如歌如诗
034	正午的植物园
088	我家的月光电影院
137	护林员的春天
164	庚子红巾

如歌如诗

一个经常并且正在发生的故事

——题记

如歌是一个女孩的名字。

如歌从前不叫如歌，是另外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。那名字很常见，即使告诉你，你马上也能忘掉，所以在这里就不告诉你了。那名字是她工程师爸爸取的，爸爸居然认为这是他的“得意之作”。可如歌嫌这个名字太俗了，就暗下决心改掉。如歌想改掉就改掉了，不在乎爸爸愿意不愿意。

有一天如歌家的电话响了，爸爸赶紧去接。爸爸说一定是工程指挥部打来的电话。

可电话说找如歌讲话。爸爸问，如歌是谁？没有如歌这个人，你挂错了。如歌就跑过去。如歌说，是找我的，我改叫

如歌了，还没通知家里。

爸爸问，你把我取的名字改了？

如歌点点头。爸爸用拳头撞了桌子。

如歌说，这件事没那么严重……

妈妈过来劝。妈妈说，一个名字，叫什么不行，我看叫如歌也蛮好的。然后朝如歌说，对吧，如歌？

爸爸说，好什么好，过日子要实际，不是什么唱歌！

如歌说，本来就好听嘛，其实人生就像一首歌，我听得
到。

如歌之所以下决心改掉原来那个不好听的名字是有原因的。否则如歌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决心——如歌喜欢上诗歌了。可如歌不知道有什么在前面等她……

1

如歌以前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诗这种东西，以前偶尔翻过几本杂志，也没在意那排成行的文字。

那年学校分配来一个大学生，学中文的。他刚上班不久，如歌和其他同学就注意他了。新分配来的老师总能成为大家注意的对象。

他很瘦。也许是瘦的缘故，脸上的棱角分明，好像准备

用他突出的棱角做某种武器，总之让人觉察到一种锐气。他并不教如歌班的语文课，如歌只是有几次远远见到他。他喜欢在人少的地方走过来走过去。有一次一个排球打在他脸上，如歌见他笑过，那笑很冷峻，令人无法与他同乐。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新来的大学生一概教一年级，教一个班。校长信不过新来的“毛孩子”。他们讲课总是掌握不好“规则”，有时放不开，有时又放得过分。总之没火候。

他很怪，不喜欢跟同事们说笑。

校园很大，校园东北角有幢废弃的教学楼，十几年前被地震毁坏了。那旧楼不高，岁月久了，楼窗里竟长出草来。后来楼顶还长出几棵小树。如歌喜欢这几棵小树，还喜欢这里无名的小花小草，尤其喜欢这里花草的清香。这清香如歌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，再昂贵的空气清新剂都比不上。如歌喜欢这里就常来走一走，站一站。以前这里本没有路的，如歌走得多了，也便有了一条弯曲细小的路。如歌很愉快，她的做法应验了鲁迅先生的话。如歌索性就把这个清净的所在叫“百草园”了。

其实如歌来这里也不做什么，她只不过想看看那些昨天含苞的小草开了花没有。那些小草不美丽但如歌非常喜欢。如歌觉得它们比家里的杜鹃要美。另外，不知是哪一天，这里飞来一只白鹭，在旧楼的窗口飞进飞出。如歌高兴地想它真幸

福，发现了这么好的地方，它该不是生了蛋在这里吧？从此如歌再来时走得很轻，她怕惊动白鹭。再说如歌也想听听小鹭吱吱的叫声。如歌常来这里，白鹭便不怕如歌了。有一回白鹭就停在离如歌几步远的草丛中找食物吃。

如歌没想到会在“百草园”遇见他。

如歌还没有走上小路，就见旧楼下她常坐的地方有一个清瘦的影子，那瘦影简直是剪出来的。如歌想一定是他，除了他还会是谁。何况只有他平时课少，才有这份闲情雅趣。

如歌发现他在读一本书。

如歌想既是来读书的就算不上“百草园”的侵略者了。至少对这种“本分”的“侵略者”也该客气点儿。如歌轻轻走上小路，走了一段停住了。如歌想欣赏一下这个怪僻的家伙。他读得很认真，头上嗡嗡嚶嚶有几只野蜜蜂上下飞舞，不肯离去，他居然毫无察觉。如歌想，这蜜蜂真好眼力，在那头乱发上能采到什么蜜啊？

如歌这样一想就笑出声来，把如歌自己也吓了一跳。这地方刚才多静啊！再说如歌平时很少笑出声来的，如歌都不知道自己笑出声来究竟是什么样。

他显然是听到了一个女孩的笑声，手一抖，书落在了地上。几只野蜜蜂不甘心地逃走了。

如歌马上不笑了，心想，原来是个神经质。

如歌一本正经地说，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

他站起来，脸红了，说，没关系，你笑什么？

如歌说，有几只野蜜蜂在你头上采蜜。

他认真地摇摇头。他说，不可能的，我又不是鲜花。

如歌只好又笑。

他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，难道我头脑中真有它们认为可取的东西？

他像在自言自语。

如歌说，那一定是，再不就是它们忘戴近视镜了，看错了。

他笑了。他笑时看上去也有一丝忧郁。

如歌发现自己爱说话了——喂，你知道这地方的主人是谁吗？

他一愣说，知道，学校的……校长的。

如歌说，不对，是我的。这条小路都是我走出来的，它叫百草园。

他摇摇头，看看脚下的小路，说，那该是鲁迅的才对。

他们都轻轻笑着。

他告诉如歌他在读一本诗，泰戈尔的。

如歌探出头看那本书名——《飞鸟集》。

如歌问，读诗有趣吗？如歌也很想读读。

他说，当然有趣，读诗是天底下最美妙的体验，在这花草丛里读诗就更绝美了。

如歌说，怪不得你什么运动也不爱好，连说笑都很少，原来你找到了你喜欢做的事。

他说，正是，我建议你也读读诗，读诗可以丰富人的性情……

如歌说，我功课太多啊……如歌很无奈。

他马上说，教育的目的绝不是让学生变成奴隶，而是主人……

他一口气说了很多，如歌没太听懂，但约略晓得他的意思是说读诗并没有害处。

如歌接过他的《飞鸟集》。那书很薄，很轻，有股油墨的香味扑面而来。这香味马上融进花草的清香里，如歌喜欢。难怪他说在这里读诗是绝美的享受。他一定是喜欢上了这里的空气，或者一切。

如歌马上问，把它借给我，那你看什么啊？

他说，这本我刚刚读完了，再说我读得不少了，我开始写自己的诗了，将来我会送一本自己写的诗集给你。

他说这话时望着旧楼顶上的白鹭。那白鹭似乎觉察他在看它，就飞了，飞得很高很远。

如歌说，你一定能写出来，我等着。

如歌说的是心里话。现在她就觉得他是位诗人了。

他说，书名叫《如歌岁月》，我早想好了。

如歌说，这名字好听。

如歌把那本书中的诗一行行读了。如歌兴奋得不得了。如歌第一次发现，世界上除了电视剧和流行歌曲，还有这么好的东西。如歌觉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东西，这是多么伟大的发现啊！

如歌把诗给几个要好的女孩看。那几个女孩轮换翻翻，都说不好看。还说，原来他整天夹的是这个啊！别人的态度根本没有动摇如歌对诗的喜欢。如歌不但读了，还把一些句子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里。这些如歌差不多都是课余在百草园做的。奇怪的是，如歌没再遇见他。

有一天如歌在走廊里遇见他，把书还给了他。

如歌说，真好看，还有吗？

他说有的。

如歌问，你怎么不去百草园了？在那儿读书真好哩！

他说，百草园属于你的，再说要一个人读才宁静……

如歌马上闪出一个有创意的想法，说，咱们瓜分了它吧，像瓜分殖民地一样！

他眼睛亮了一下，瓜分？怎么分？百草园又割不开。

如歌说，把一星期分成两份，一三五归你，二四六归我。

他说，好！好！不过得修改一下方案，二四六归我。星期六你在家休息，不能来，白白损失掉一天。

如歌还真没想到这个，于是要了“一三五”。

如歌又读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。有几首如歌爱不释手反复诵读，都能背出来了。如歌真希望那么好的诗是她自己写的。

2

如歌听到关于他的议论多半是从同学那里传来的。

据说校长不太喜欢他讲的课，认为他的课太不切实际，不合时宜，听后令人“不知所云”。同事们对他的课也嗤之以鼻，以为太“哗众取宠”，简直“误人子弟”。不过有些学生喜欢，说，“很新鲜，很精彩。”校长找他谈过，但不见效果。他固执己见，校长拿他没有办法。

如歌没有听过他的课，可如歌想，大人们对他的评价一定是带着偏见的，他的课一定很感染人，像诗人那样。

不久，他不教课了。据说有几个铁杆弟子还哭了。

如歌发现那道瘦影出现在收发室里。一打听，是收发室

的老人养病去了，校长让他暂时顶替一下，他的课给了另外一个“教学经验丰富”的老师。在收发室工作是不能随便离开的。如歌想，他再也不能去“百草园”了。

果真像如歌想的那样。星期二如歌去百草园看时，那里没人。往收发室一看，他正帮一个老教师给自行车打气。他太瘦了，看上去很吃力。

如歌心里酸了一下。

有一天，如歌经过收发室时走得很慢，她想看看小窗里的情形。他看见她了，从门口出来，朝她招招手。

如歌走过去。

如歌问，你怎么样？

他说，没什么，只是，我得把百草园的另一半还给你了，好好珍惜它吧……

他用手拍了拍门框。那门框很黑，附着一层脏兮兮的东西。他马上把手拿开了。他朝如歌笑笑。

如歌说，哎……只是，你别不写诗啊……

如歌跑开了。

如歌想哭。如歌就去了百草园，让眼泪自由自在地流出来。那天是星期二，该是他坐在这里写诗的时间。可他开始分发报纸了，他数着：《人民日报》，校长书记；《中国教育报》，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；《德育报》，校长书记团委书记……

一天晚上，如歌陪妈妈去姑姑家。本来不经过学校的，经过学校那条路太远，也太偏僻。可如歌执意要走那条路。妈妈不知女儿是怎么了，但同意了。

那时天很晚了，如歌先看见了那幢旧楼的暗影，她的“百草园”已经睡了。终于，能看见那间收发室了，它蜷在教学楼的影子里。

从那小屋里泄出灯光来，那光很细小，但如歌看见了。

如歌想，是他，他一定是在写诗，诗还没有离开他。

如歌想，这就好了！

如歌甚至不想再看下去了，她催妈妈赶快上路。可这回轮到妈妈不肯轻易走开了。

妈妈问，那屋子里怎么啦？

如歌说，那儿有灯光。

妈妈说，我可没看见……

如歌说，我看见了，看得一清二楚。

妈妈决定离开了，她不明白女儿看这个干什么。

如歌走得很远了，居然仍能看见那星儿一样的灯光，在夜幕中吃力地亮着。

第二天如歌早早上学了。

如歌经过收发室时停下了。他在给一排热水瓶装水。如歌把两本诗集还给他。

如歌问，这里变成了你的百草园？

他懂了她的意思，对，只是没有花草，没有白鹭。

如歌说，有了诗就什么都有了。

他笑了，平日的忧郁倒不多了。

他许久没笑了，一定是。

关于他的说法又传到了如歌耳朵里。这些说法都是他到收发室工作以后的。

有一天如歌正在甬路上走着，前面走着两位老师。路太窄，如歌轻轻跟在后面。如歌自然而然听见了他们并不保密的交谈。

他们说，真不中用，连报纸都送不明白，尽做些张冠李戴的事，笑死人了。他脑袋里是不是生了虫子……

如歌的心被刺了一下。她不客气地从两位老师中间挤过去，飞快地跑开了。

如歌听见身后说，这女孩真不礼貌。

如歌还记得几只野蜜蜂在他头上飞上飞下的情形。如歌不同意他们的说法。他们不了解他。也许他们本来就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才无法理解他。他的头脑里是“有可取的东西”的，那里面没有虫子。

如歌还是常去百草园读书，可是心境却有了不同。如歌

读诗读出了诗人的忧郁和不平。这时如歌总要想到他。如歌想，他是同他们一样的人。

中午的阳光格外垂青百草园，把如歌的身子晒得滚烫。如歌读得酣畅。后来觉得有人影在动。一抬头，是他。他大概立在那里很久了，背着行李。他大概是站累了，想放下行李，结果如歌发现了他。

他笑笑说，你头上有几只蜜蜂在飞。

如歌说，不可能的，它们只会在你头上飞。

他说，真的，我看了有一会儿了，蜜蜂肯定在你那儿发现了什么可取的东西。

如歌问，会是和你一样的东西吗？

他说，也许是。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。如歌才真正看见他的行李。

后来他突然说，我要走了……

如歌不确定的预感着陆了。

是真的吗？

是的，我不想再待下去了，我要去南方。

他说着，把一捆书从身后的草丛中拎出来。那些书捆得很整齐。他说，这些书送给你了，做个纪念。

如歌说，怎么会……

他没再说什么，脸上的忧郁竟全不见了，他显得格外平

静，只是脸色很苍白。

他望了望旧楼顶上那只白鹭。那白鹭静静停着。

如歌说，我等着你写的诗集，你的《如歌岁月》……

他说，我，会的，记住，我叫曾子谟……

他背上行李，折回身去。他没走那条小路，从草丛中横穿过去，沙沙地离开了。

那只白鹭嘎地叫了一声，飞走了，飞得很高很远。接着如歌听见小鸟的吱吱鸣叫。

如歌突然记起一首诗来。

如歌在心底诵读着……

轻轻的我走了，
正如我轻轻地来；
我轻轻的招手，
作别西天的云彩。

……

他走出这片百草园后很快就融进校园纷乱的人群里。有几个学生在追逐打闹，险些撞倒了他，他不得不在人群里小心地穿行，那行李像一座没有根基的小山在半空浮着，随时都可能翻下来……